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九

居士集十九

詔册七首

宋　歐陽修　撰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惟疾悉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

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情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

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誨顧寔槩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子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益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惰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

於占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彛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兹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

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
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
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
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
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
惟賴宗社之靈臣隣恊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
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册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曙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葢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

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遑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
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
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恊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
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
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
大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
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
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

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
同聽决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
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
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
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未小子獲奉温凊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
疆期永承於慈訓臣曙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文忠集卷十九

文忠集卷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

間寶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

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

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名見奏事語言皂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郢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

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寛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名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歳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

之閤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名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名也已而見名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 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闕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

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其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曽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殁殁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挻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

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遯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翊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泰公始事聖朝為左諌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贈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叅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泰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

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户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閤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

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

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

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為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搬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

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常公名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

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詰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為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益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悲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

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名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

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貰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

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

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曽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髙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髙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曽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
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
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
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
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

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

判河中府一作陝州久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
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
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為太后受
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
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
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

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
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
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
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
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
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
因指其遷推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
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

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為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

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

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

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

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

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名

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

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

和上亦名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

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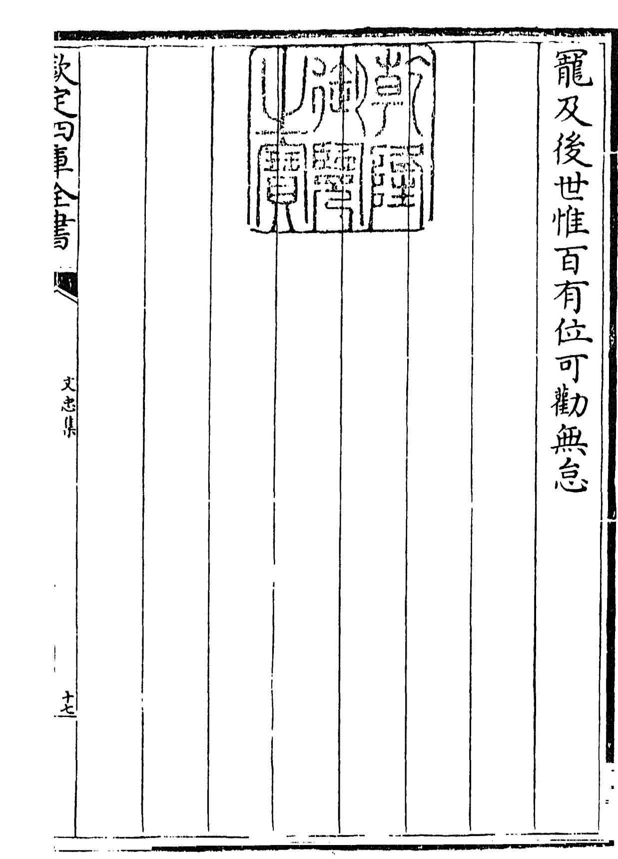
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名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

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
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
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
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
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
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

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為字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四裔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利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兇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

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七 一百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一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一作墓誌

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

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名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

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有豪右恃其聲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彊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

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陜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為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湝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觧公曰為

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名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其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

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逺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戸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恱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悮入添支俸多一月雖當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税用封禪恩累遷戸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曽祖諱某某官曽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

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

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于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

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盎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

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
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
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
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
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陜又
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
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因若此吾不樂在世矣
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

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詑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

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治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卒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凡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凡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為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

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行為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琪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公貶猶不名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産名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器）

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名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户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殁也長存止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兾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令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

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遂晦於一時而

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棊祖諱棊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棊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乃以神童舉官

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明文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令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名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

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
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
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
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
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
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
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
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璀官至太

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
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
施孔昭世不絶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
中山以曁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昰裔孫仕于陳
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
孝弟邦聞不燿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
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

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勲階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

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

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

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以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表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

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
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
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
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
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
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
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髙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

將許之公爭以為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

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名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若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

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為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茍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為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朞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

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

徙知青州又徙知大名府居一歲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陜西

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歴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

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

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隂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徳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

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爲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逺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嘻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閒息近藩庶休厥躬
有請未（一作嗇其）報奄云其終殁而後已兹可謂忠惟帝之
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忠集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

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

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隂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

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為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邉陲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

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

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
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令工為皇太子太子
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
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
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
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
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

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滎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

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

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

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白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

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

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邊防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

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

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
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
以公遺陛下由王宫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
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
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宫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
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
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

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知學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賜以它

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信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

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

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名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名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為字)出入之

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

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頳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

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

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徳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為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㷞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
隆汝初事我王宫東宫以曁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
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
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文忠集卷二十二

文忠集卷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

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邮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

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令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

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徳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

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公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

皆警乃拜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己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歴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歳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徳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閲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

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
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
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
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
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
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
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

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

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歴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字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

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為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

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四國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

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黄耇天子

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

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

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高曽以來

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歴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税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名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

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輙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

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為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人馳出居庸關見敵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

又以公往報坐習彼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禄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髙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

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髙復西走邕州自智髙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為智髙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髙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髙合足矣及智髙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髙

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為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名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

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恵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刋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

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典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屛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詒來

世匪止韶人

文忠集卷二十三